

家庭书架
升级版

全本古文观止

(清) 吴楚材
(清) 吴调侯 编

南海出版公司

家庭阅读
升级版

全本古文观止

(清) 吴楚材

(清) 吴调侯 编

南海出版公司

2013·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本古文观止 / (清) 吴楚材, (清) 吴调侯编.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11

(家庭书架)

ISBN 978-7-5442-6252-1

I. ①全… II. ①吴…②吴… III. ①古典散文—散
文集—中国 IV. ①H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08300号

QUANBEN GUWEN GUANZHI

全本古文观止

主 编 (清) 吴楚材 (清) 吴调侯

责任编辑 张 媛 雷珊珊

装帧设计 张 宾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08 (出版) 65350227 (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正道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00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252-1

定 价 24.9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前言

古文，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绚丽奇葩，与诗歌一样出类拔萃，风姿绰约。古文是对五四以前的文言文的统称，为我国古代的主要文体之一。从先秦至明清，古文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各种选本可谓浩如烟海。

先秦时期的《尚书》是我国最早的散文集。春秋战国时代，学术领域百家争鸣，精彩纷呈的诸子散文随之出现，《左传》与《战国策》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秦汉时代，又出现了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等人一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宋代时，欧阳修力倡古文，苏氏父子相应和，古文日渐占领文坛。元明清时期的古文继承并发展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精神，其中明代出现了以“前七子”和“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主张“性灵说”的公安派等，清代影响最大的古文派别则是桐城派。

在众多的古文选本中，《古文观止》堪称最有影响的一部。它最初由清人吴楚材、吴调侯选定，入选之文上起先秦，下迄明末，包括《左传》34篇、《国语》11篇、《公羊传》3篇、《礼记》6篇、《战国策》14篇、韩愈文24篇、柳宗元文11篇、欧阳修文13篇、苏轼文17篇、苏辙文3篇、王安石文4篇……共222篇。

《古文观止》中的“观止”二字，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国的公子季札在鲁国赏周乐，至《韶》舞，赞叹“德至矣哉！大矣”，认为无美不具，遂言“观止矣”。书名为“观止”，意为尽善尽美，无以超越。其所录文章大都是各个时代的名作选段，通常出于名家之手，多为语言精练、脍炙人口的佳作，既有长篇大论，又有精美短文。体裁以散文为主，兼顾骈、韵二体，囊括史传、策论、赠序、游记、诏书、奏章、檄文、墓志、祭文、论辩、书信等，全面反映了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概貌和辉煌成就，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其中，汉代以前的文章占《古文观止》全书篇目的三分之一，二吴有意加重它们所占的分量，是为了使读者更清晰、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散文的源本。对于汉代及以后的文章，二吴则集中选择汉文及唐宋八大家文入书。当然，该书亦有一些文学价值不高、八股气息浓重的文章，这主要是为了适应科举考试时做策论的需要。

《古文观止》之前的古文选本，大多受昭明太子萧统《文选》的影响，

以条目为主线，分类繁琐，不便于阅读和使用。而《古文观止》则以时代为纲，以作者为目，将同一作者的各类文体的作品集萃于一处，方便查阅。因此，自问世以来的三百多年间，《古文观止》一直被作为私塾、学堂的古文启蒙读本，风行海内，有时甚至到了家家一本的程度。时至今日，《古文观止》的影响仍然很大，仍被视为普及性古文选本的首选。

为了帮助广大古文爱好者更好地理解《古文观止》一书，编者特意在《古文观止》原著基础上精心编写了译文。译文部分以直译为主，尽量做到逐字逐句一一对应，文字流畅，文笔优美，以期读者能更好地感受古文的典雅风采。

著名学者金克木（1912~2000年）曾说：“读《古文观止》可以知历史，可以知哲学，可以知文体变迁，可以知人情世故，可以知中国的宗教精神和人文精神，几乎可以知道中国文化的一切。”在此，编者也衷心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本书，理解古文的内涵和精义，领略古代文人超凡的才华和深邃的思想，继而为中华文化的博大与精深喝彩。

目录

卷一 周文 一

郑伯克段于鄢（一）	二
周郑交质	四
石碏谏宠州吁	五
臧僖伯谏观鱼	六
郑庄公戒飭守臣	七
臧哀伯谏纳郕鼎	八
季梁谏追楚师	九
曹刿论战	一一
齐桓公伐楚盟屈完	一二
宫之奇谏假道	一三
齐桓下拜受胙	一五
阴飴甥对秦伯	一五
子鱼论战	一六
寺人披见文公	一七
介之推不言禄	一八
展喜犒师	一九
烛之武退秦师	二〇
蹇叔哭师	二一

卷二 周文 二三

郑子家告赵宣子	二四
王孙满对楚子	二五
齐国佐不辱命	二六
楚归晋知罃	二七
吕相绝秦	二八
驹支不屈于晋	三〇

祁奚请免叔向	三一
子产告范宣子轻币	三二
晏子不死君难	三三
季札观周乐	三四
子产坏晋馆垣	三六
子产论尹何为邑	三八
子产却楚逆女以兵	三九
子革对灵王	四〇
子产论政宽猛	四二
吴许越成	四三

卷三 周文 四五

祭公谏征犬戎	四六
召公谏厉王止谤	四八
襄王不许请隧	四九
单子知陈必亡	五〇
展禽论祀爰居	五二
里革断罟匡君	五四
敬姜论劳逸	五五
叔向贺贫	五七
王孙圉论楚宝	五八
诸稽郢行成于吴	五九
申胥谏许越成	六一
春王正月	六二
宋人及楚人平	六三
吴子使札来聘	六四
郑伯克段于鄢（二）	六五
虞师晋师灭夏阳	六六

晋献公杀世子申生	六七
曾子易箦	六八
有子之言似夫子	六九
公子重耳对秦客	七〇
杜蒹扬解	七一
晋献文子成室	七二

卷四 秦文 七三

苏秦以连横说秦	七四
司马错论伐蜀	七七
范雎说秦王	七八
邹忌讽齐王纳谏	八〇
颜斶说齐王	八一
冯谖客孟尝君	八四
赵威后问齐使	八六
庄辛论幸臣	八七
触詔说赵太后	八九
鲁仲连义不帝秦	九一
鲁共公择言	九四
唐雎说信陵君	九五
唐雎不辱使命	九六
乐毅报燕王书	九七
谏逐客书	一〇〇
卜居	一〇二
宋玉对楚王问	一〇三

卷五 汉文 一〇五

五帝本纪赞	一〇六
项羽本纪赞	一〇六
秦楚之际月表	一〇七
高祖功臣侯年表	一〇八
孔子世家赞	一一〇

外戚世家序	一一〇
伯夷列传	一一一
管晏列传	一一四
屈原列传	一一七
酷吏列传序	一二一
游侠列传序	一二二
滑稽列传	一二四
货殖列传序	一二六
太史公自序	一二九
报任安书	一三二

卷六 汉文 一三九

高帝求贤诏	一四〇
文帝议佐百姓诏	一四〇
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	一四一
武帝求茂材异等诏	一四二
过秦论上	一四二
治安策一	一四五
论贵粟疏	一四九
狱中上梁王书	一五一
司马相如上书谏猎	一五五
李陵答苏武书	一五六
尚德缓刑书	一六〇
报孙会宗书	一六三
光武帝临淄劳耿弇	一六五
诫兄子严敦书	一六六
前出师表	一六七
后出师表	一六八

卷七 六朝唐文 一七一

陈情表	一七二
兰亭集序	一七三

归去来辞	一七四
桃花源记	一七六
五柳先生传	一七七
北山移文	一七八
谏太宗十思疏	一八〇
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一八一
滕王阁序	一八三
与韩荆州书	一八五
春夜宴桃李园序	一八七
吊古战场文	一八七
陋室铭	一九〇
阿房宫赋	一九〇
原道	一九二
原毁	一九六
获麟解	一九八
杂说一	一九九
杂说四	二〇〇

卷八 唐文 二〇一

师说	二〇二
进学解	二〇三
圻者王承福传	二〇六
讳辩	二〇八
争臣论	二〇九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二一三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二一四
与于襄阳书	二一六
与陈给事书	二一八
应科目时与人书	二一九
送孟东野序	二二〇
送李愿归盘谷序	二二二
送董邵南序	二二四
送杨少尹序	二二四

送石处士序	二二六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二二七
祭十二郎文	二二九
祭鳄鱼文	二三二
柳子厚墓志铭	二三三

卷九 唐宋文 二三七

驳复仇议	二三八
桐叶封弟辨	二四〇
箕子碑	二四一
捕蛇者说	二四二
种树郭橐驼传	二四四
梓人传	二四五
愚溪诗序	二四八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二五〇
钴鉷潭西小丘记	二五二
小石城山记	二五三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二五四
待漏院记	二五五
黄冈竹楼记	二五七
书洛阳名园记后	二五八
严先生祠堂记	二五九
岳阳楼记	二六〇
谏院题名记	二六二
义田记	二六二
袁州州学记	二六四
朋党论	二六六
纵囚论	二六八
释秘演诗集序	二六九

卷十 宋文 二七一

梅圣俞诗集序	二七二
--------	-----

送杨真序	二七三
五代史伶官传序	二七四
五代史宦者传论	二七六
相州昼锦堂记	二七七
丰乐亭记	二七八
醉翁亭记	二八〇
秋声赋	二八一
祭石曼卿文	二八三
泂冈阡表	二八四
管仲论	二八七
辨奸论	二八九
心术	二九〇
张益州画像记	二九二
刑赏忠厚之至论	二九五
范增论	二九七
留侯论	二九八
贾谊论	三〇〇
晁错论	三〇二

卷十一 宋文 三〇五

上梅直讲书	三〇六
喜雨亭记	三〇七
凌虚台记	三〇九
超然台记	三一〇
放鹤亭记	三一二
石钟山记	三一三
潮州韩文公庙碑	三一五
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三一八
前赤壁赋	三一九
后赤壁赋	三二一
三槐堂铭	三二二

方山子传	三二四
六国论	三二五
上枢密韩太尉书	三二七
黄州快哉亭记	三二九
寄欧阳舍人书	三三〇
赠黎安二生序	三三三
读孟尝君传	三三四
同学一首别子固	三三四
游褒禅山记	三三五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三三七

卷十二 明文 三三九

送天台陈庭学序	三四〇
阅江楼记	三四一
司马季主论卜	三四三
卖柑者言	三四四
深虑论	三四五
豫让论	三四七
亲政篇	三四九
尊经阁记	三五—
象祠记	三五四
瘞旅文	三五六
信陵君救赵论	三五八
报刘一丈书	三六一
吴山图记	三六二
沧浪亭记	三六四
青霞先生文集序	三六五
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三六六
徐文长传	三六八
五人墓碑记	三七〇

卷一周文

郑伯克段于鄢（一）

《左传·隐公元年》

【原文】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译文】

当初，郑武公娶申国之女武姜为妻，武姜为郑武公生庄公和共叔段。因庄公出生时脚先出，故而使武姜受惊，所以武姜为庄公取名寤生，也因此对他十分厌恶。相反，武姜十分喜爱小儿子共叔段，想要立共叔段为太子，且多次请

求郑武公，却均遭拒绝。

待庄公即位后，武姜又请求庄公封制邑给共叔段。庄公回答说：“制邑地势十分险要，之前虢叔曾在那里丧命。倘若您选择其他地方，我一定答应。”于是武姜就请庄公把京邑封给共叔段，庄公应允，使共叔段居于京邑。国人因此称共叔段为“京城太叔”。

大夫祭仲进言道：“假若分封的都城城墙超过三百丈，就会成为国家的隐患。先王例法：大都邑的城墙不能超过国都城墙的三分之一，中都邑的城墙不能超过国都城墙的五分之一，小都邑的城墙不能超过国都城墙的九分之一。现在，京邑的城墙不合法度，有违先王例法，如不更正，将会置您于不堪的境地。”庄公答道：“武姜想要如此，我如何才能避祸呢？”祭仲回答道：“武姜的欲望哪里有满足的时候！不如早做打算，以防止事态恶化。假若事态蔓延下去，到时就难以控制了。蔓延的野草尚且难以根除，何况您的爱弟？”庄公说：“不公正不合理的事情干多了，必然自取灭亡，姑且静待事情发展吧。”

不久之后，太叔将郑国西部和北部边境地区暗中归于自己管辖区内。公子吕对庄公进谏说：“国家无法容忍一地二主情况的存在，您打算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假如您想让位于太叔，那么请允许我去侍奉他；假如您不打算让位，那么就请您想办法除掉他，以防止百姓心生二意。”庄公却说：“用不着，他会自取灭亡的。”

后来太叔又公开将两属之地划归到自己辖区之内，且（把自己的势力范围）一直扩展至廩延。公子吕对庄公说：“现在可以兴师问罪了，他的属地再扩大，就会控制更多的百姓。”庄公说：“对国君不义，对兄长不亲，土地多了，灭亡之日也就不远了。”

于是太叔修固城池，集结百姓，备齐盔甲、武器、步兵、战车，准备袭击郑国首都新郑。届时，武姜将在城中打开城门与其里应外合。庄公探听到共叔段袭城的日期，说：“可以动手了。”于是，他命公子吕率二百乘战车前去京邑讨伐共叔段。京邑的百姓纷纷叛离共叔段，于是他逃至鄢城。庄公乘机发兵讨伐到鄢城。在隐公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共叔段逃到了共地。

《春秋》中记载：“郑伯克段于鄢。”因共叔段做弟弟的不本分，所以不说他为庄公之弟；庄公与共叔段如同两位国君相争，所以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讽喻他没有教化好弟弟；郑庄公的本意就是要赶走共叔段，因而不说共叔段自行出奔，而是说郑伯“克”段，如此行文含有责难庄公之意。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庄公把武姜安置在城颍，并发誓说：“除非到了黄泉，否则永不相见。”说完不久便感到后悔。当时，在颍谷有一个治理疆界的封吏，叫作颍考叔，他听说这件事情后，就以献礼为名觐见庄公。庄公赏赐他酒食，他将肉留下不吃。庄公就问他为何如此，他说：“小人家有老母，凡我孝敬的食物她都吃过了，但是还没有吃过君主赏赐的肉，请您允许我将这些肉带回去敬献老母。”庄公对他说：“你有母亲可以敬献，唯独我无人可

敬献。”颖考叔就说：“敢问您这是何意？”庄公就把缘故告诉了颖考叔，还对他说了自己的悔意。颖考叔听后说道：“您何必为此事烦忧？如果您挖一条地道直至泉水涌出，然后在地道中与您母亲相见，那么谁还会说您有违誓言呢？”庄公听从了颖考叔的建议。庄公入地道时吟诗说：“地道之中，其乐融融！”武姜在出地道时也吟诗道：“地道之外，其乐泄泄！”自此，他们母子和好如初。

君子说：“颖考叔，不愧为至孝之人，他爱他的老母，同时把这爱推广给了庄公。《诗经》上说：‘孝子只要不停止尽孝，就能永久地感化他人。’讲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

周郑交质

《左传·隐公三年》

【原文】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

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蘋、蘩、藇、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蘋》《采蘩》，《雅》有《行苇》《洞酌》，昭忠信也。”

【译文】

郑武公、郑庄公父子都曾是周平王的执政大臣。周平王又让西虢公也参与政事，为此郑庄公心怀怨恨。平王解释说：“没有此事。”因此周、郑互交人质。周王子狐入郑国做人质，郑公子忽入周做人质。

周平王驾崩后，周人欲让西虢公总揽执政大权。四月，郑国大夫祭足率兵强割了周王室属地温地的麦子；秋季，又掠取成周的庄稼。由此，周、郑关系恶化。

君子说：“信任非发自于真心，即使交换人质也于事无补。若能以真诚、宽容之道行事，同时以礼制相约束，即使没有交换人质，又有谁能离间他们呢？若是存有诚信，则山涧、小溪、池沼、小洲之中的野草，四叶菜、白蒿、水藻之类的野菜，方筐、圆筐、有足的锅、无足的锅之类的器具，静止的水或

流动的水，都可以用来祭祀鬼神，甚而用来进献给王公，更何况君子缔结的国与国之间的信约，按照礼义行事，又何须互换人质？《诗经·国风》中有《采芣》《采芣》，《诗经·大雅》中有《行苇》《洞酌》，都是借用菲薄之物来祭祀以表示忠信的啊。”

石碏谏宠州吁

《左传·隐公三年》

【原文】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

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眴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闻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

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译文】

卫庄公娶齐国太子得臣之妹庄姜为妻，庄姜貌美如花，可惜没有儿子，卫国人曾谱写乐歌名曰《硕人》以赞庄姜之美。后来庄公又娶了一位陈国人，名叫厉妫。厉妫生下一子名叫孝伯，不幸孝伯早夭。而随厉妫陪嫁来的妹妹戴妫则生下了桓公，庄姜将桓公视为己出。公子州吁为庄公的宠妾所生。庄公十分疼爱州吁，即便州吁十分喜爱武事，庄公也会很放纵他。而庄姜却很厌恶州吁。

大夫石碏对庄公谏言道：“我听说一个人如果疼爱他的儿子，就要以仁义和礼制教导他，以免使他误入歧途。骄、奢、淫、逸，就是误入歧途的起始。这四种恶习都是宠溺过度所导致的。所以，如果您打算立州吁为太子，就应早做决断；如果不做决断，就会引发祸乱。得宠而不骄纵，骄纵却又能安然于下位，身处下位却又心中无怨，心中有怨却又能克制自己，这样的人世间少有。况且，以卑贱之人妨害高贵之人，以年少之人欺凌年长之人，以关系较远之人离间关系亲近之人，以新人离间旧人，以地位低下之人欺压地位在上之人，以淫乱之人祸害仁义之人，这些就是人们平素所说的六件违逆之事。而君主

仁义，大臣服膺，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这就是人们素常所说的六件顺礼之事。如果违背顺礼之事而作逆礼之事，则会招致灾祸。身为君主，理应竭力消除祸患，而现在却使祸患加速到来，这似乎是不可行的吧！”庄公没有听从石碣的谏言。

石碣的儿子石厚与州吁交游甚密，石碣曾试图阻止，却徒劳无功。后来桓公即位，石碣便告老归乡。

臧僖伯谏观鱼

《左传·隐公五年》

【原文】

春，公将如棠观鱼者。

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猕、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

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译文】

春天，鲁隐公打算到棠地观看人们捕鱼。

臧僖伯进谏道：“但凡不能用做宗庙祭祀等大事的材质不能用来制作礼器的，君主就无需亲自参与经办。君主是引导百姓遵守法律规范和行为准则的人。所以以大事来衡量法度，称做轨；选择能彰显器物文采的材料，称做物。不合法度，选用材料无关宗庙，就是乱政。屡屡乱政，就会导致败亡。所以春、夏、秋、冬四季的狩猎活动，都选在农闲时进行，且主要用来演习军事。每隔三年，就要进行军事演习，演习完毕，进入国都时要整肃军队，回到宗庙时要进行祭祀，同时要宴饮臣下、清点收获，（举行活动时）要使（车马、服饰等）色彩鲜艳，以明确贵贱，分辨级别，序明长幼，这些都是为了演习军队的威武和礼仪。鸟兽的肉不能装入祭器，它们的皮革、牙齿、骨角、毛羽也都不能用来制作兵器，君主也不能射猎它们，这是自古以来的礼法。至于山林、河流、水泽等产出之物，日常器物所用的材料，都是卑微小吏的差事，是主管

官吏的责任，而非国君应该涉足的。”隐公说：“我打算视察边境之地。”于是他便前往棠地，并让人将捕鱼器具一一陈列，以供其观赏。臧僖伯则自称身体有疾而未跟从隐公到棠地。

《春秋》记载：“鲁隐公在棠地使人们陈列渔具。”此为批评隐公有违礼法，并且还指出棠地是距离国都较远之地。

郑庄公戒飭守臣

《左传·隐公十一年》

【原文】

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壬午，遂入许。许庄公奔卫。

齐侯以许让公，公曰：“君谓许不共，故从君讨之。许既伏其罪矣，虽君有命，寡人弗敢与闻。”乃与郑人。

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昏媾。其能降以相从也。无滋他族，实逼处此，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许乎？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惟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曰：“凡而器用财贿，无置于许，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译文】

秋季七月，鲁隐公联合齐僖公、郑庄公征讨许国。当月初一，大军迫近许国都城。颍考叔手执郑庄公的“蝥弧”旗率先登城，子都从城下用箭射他，颍考叔中箭从城头摔了下来。瑕叔盈又拿过“蝥弧”旗登城，并向四面摇旗大喊：“国君登上许城了！”郑国的军队随即全部登了上去。初三那天，军队全部进入许城，许庄公逃亡至卫国。

齐僖公要把许国让给鲁隐公，隐公说：“大王您认为许国不守礼法，所以我才追随您讨伐它。如今许国已经得到惩罚，即使您有这样的好意，我也不敢领受啊。”于是，将许地让给了郑国。

郑庄公让许国大夫百里侍奉许叔到许国东部居住，并告诉他说：“上天降祸于许国，鬼神也确实不满许国国君，所以借我之手来惩罚他。但是，我同仅有的一两个父兄辈的大臣都不能安然相处，又怎么敢将攻破许国视为自己的功绩呢？我有一个弟弟，我俩不能和谐相处，而令他四处求食，我又怎能长久地占领许国呢？希望你能好好侍奉许叔，帮他安抚国中百姓，我打算再派公孙获来辅助你。如果有一天我寿终正寝，上天或许会依礼撤除加在许国头上的祸患，让许公重新治理他的国家。那时，如果我们对许国有什么请求，把我们当作世代通婚的亲戚，或许还会屈尊答应吧。不要让其他国家靠近甚至占据这里，与我们争夺这里的领土。到那时我们郑国的子孙挽救自己的危亡尚且来不及，又谈何祭祀许国的山川呢？我留你在这里居住，不仅仅是为了许国，也是为了巩固我郑国的边境啊。”于是，庄公又派公孙获到许国西部居住，说：

“凡是你的财物器用，都不要放在许国。一旦我死了，你立刻离开这里。我的先王在这里新建城邑，而周王室现已衰微，周室的子孙日渐失去他们的尊贵地位。许国，是神农氏的后代，上天已经厌弃周王室的德行了，我们又怎能与许国相争呢？”

君子认为：“在这件事情上，郑庄公做到了合乎礼仪。礼，可以治理国家，稳定江山，让人民尊卑有序地生活，有利于子孙后代。许国因不遵守礼仪法度而对其进行征讨，服罪了就宽恕它，依据自己的德行对其进行处置，衡量自己的实力来行事，看准时机再行动，避免连累后人，这样就算是懂礼了。”

臧哀伯谏纳郕鼎

《左传·桓公二年》

【原文】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紕、紃、纁，昭其度也。藻、率、鞞、鞶，鞶、厉、游、纍，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钺、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